



· 第二卷 ·
· 中 ·

HUANG
QUAN

著
天下
归元

浮生醒，
云茫茫，
人在何方？



何

何

天下
归元
著

風
叔

HUANG
QUAN

第二卷·中

第二十八章 女人三段论

初夏的日光烈而利，射在帝京城门前三丈之地，马蹄腾起的烟尘在日色中激扬而起，将高阔的城楼淹没在一片摇晃的淡黄色雾中。

出使西凉的庞大队伍，在七皇子所领的百官相送之下，浩浩荡荡出了帝京。

以凤知微为正使，两位内阁中书为副使的使节队伍，看起来规制不是太高，但魏知这个身份，名动天下，真正的天朝异数第一重臣，诸国对他的兴趣也最浓。据说大越的安王殿下就暗中悬赏百万求他人头，仅仅这个正使的分量，就够给西凉面子了，说到底庆寿的也不过就是摄政王。

凤知微出城的时候，并没有回望帝京，马车车身微微摇晃，她的神情也有些恍惚。突然想起那年出使南海，也从永宁门出，当时一怀出远门的兴奋，春风得意地告别帝京，以为回来后便可和母亲弟弟归隐田园，等到回来，沧海，桑田。

时光滔滔如逝水，最简单的一句话，现在想起来，才觉得透骨森凉。

车队行走得不快，一路各地官员都会按例接送，这是难得的巴结魏侯的机会，各地官吏铆足劲儿使出浑身解数，要给凤知微留下好印象。第一天出发，便在京郊东石县耽搁了两个时辰，以至于一天只走了四十里，在东石县乐坪镇驿站住宿。

顾知晓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顾南衣的车子里，摆弄她那个笼子，凤知微也不去管她。

晚上吃过饭，她练了一会儿功，经过顾知晓独住的屋子时，看见灯还亮着，想了想，推门进去了。

顾知晓正坐在灯下，咬牙忙着她那个笼子，小手上被篾条戳得都是泡，两个婢女围着她低声解劝，她睬也不睬，看那模样，今夜修不好，她便不准备睡了。

凤知微挥挥手，两个婢女如蒙大赦地退了下去。

凤知微默默看了会儿，发现笼子似乎还有其他机关，怕她不小心触及，蹲下身来，道：“我帮你修。”

顾知晓吭哧吭哧忙着的手顿了顿，没有抬头，低低道：“你不会的，我也不会。阿四说，不帮我修了，惹祸，担不起。”

凤知微知道阿四是宗宸和顾南衣的手下，原先在陇南负责消息收集传递，排行第四。宗宸这个组织本身极其神秘，所有手下都没有名字，只以代号相称，并且轻易不在凤知微身边出现，不是极亲信的宗宸身边人，也不知道凤知微身份。据说这是极精细灵巧的一个人，做事很妥当，是一个月前来帝京交办事务的，原本就要回陇南，正好凤知微出使西凉会经过陇南，因为这人熟悉道路和南方风俗，宗宸便让他跟凤知微同行，负责一路安排侍候，方便凤知微使用。

“谁说我不会？”凤知微一笑，将笼子拿了过来，翻过笼子，手指在底座连拨几次，咔的一声，笼子上端被顾南衣攥得张开的篾条，霍然收拢。

顾知晓眼睛一亮，欢呼一声便夺过了笼子，小心翼翼抱在怀里，凤知微一笑起身，袍角却突然被人拉住了。

低下头，一双不大却晶亮的眸子，带点奇怪的神情自下而上望着她，凤知微看见那眸子里的疑问，笑笑，忍不住又摸摸她的头。顾知晓有点不适地转了一下头，却没有完全躲开，只咕哝道：“……白天……知晓不知道……”

凤知微怔了怔，才明白这个有点奇怪的孩子，不是在表示感谢，而是对白天的事情做个解释，盯着自己的那双眸子，有点故作出来的满不在乎，却还是可以看出小小的紧张。

渴望被相信的小小紧张。

这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啊！

凤知微舒心地笑起来，干脆坐下来，将顾知晓揽在怀里，那孩子有点别扭地扭了扭身子，又犹豫了一阵，然后靠了过来。

凤知微细细嗅着她溢着奶香的头发，抱着她悠悠道：“我知道你不知道。”

顾知晓扁扁嘴，委屈地扭过头来，玩她的衣纽，“爹爹不知道。”

“爹爹也知道。”凤知微唇角弯起，眼神温软。

顾知晓狐疑地抬头看她。

“爹爹是不希望你那么任性。”凤知微轻轻摇晃着她，笑咪咪道，“知晓，我们女人呀，活在世上是很难的，活在男人多的世上更难。你看我，要杀人，要放火，还得防着人家杀我放我火。有时候遇上一个好人，你以为他是好人，结果他是坏人；有时候遇上一个坏人，你想和他作对到底，他又渐渐让你觉得有点下不了手，你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吧，事情永远没这么简单。你看，多累多复杂，怎么容得人任性地活？你任性，别人却未必迁就你，到时候你要怎么办？”

顾知晓仰着头，听得认真，也不知道懂了没有，半晌咕哝道：“爹爹也不听话。”

“你爹爹有世间最强大的武功，你有吗？”凤知微又好气又好笑地拨乱小丫头的头发，对她什么事都盲目跟随她爹爹很有些头痛，思考着是不是和顾南衣要求将这孩子拨给她教养，跟着顾南衣，将来九成是个大怪胎。

顾知晓打了个哈欠，软软地靠在她怀里，举起笼子，道：“我有笼子。”

凤知微叹口气，想了想，觉得这孩子都已经这样了，与其拨乱反正，不如教她更好地保护自己，拿过笼子，道：“我看你对这个笼子并不熟悉，那怎么能保护好你爹爹，来，我教你杀人。”说着兴致勃勃地开始拆笼子。

一个婢女正好进来添茶倒水，听见这句淡定而彪悍的话，一个踉跄，随即她看见那个三岁孩子，一边陪着拆笼子一边更加淡定而彪悍地和凤知微商量道：“竹条子加毒好不好？”

“哪儿来的毒？”

顾知晓从兜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瓶子，哗啦一下倒出一大堆药丸，得意扬扬地道：“从宗叔叔那里偷的。”

婢女踉跄着奔逃出去，凤知微噗一声喷出了口中的茶。

当晚顾知晓屋里灯火半夜未熄，窗纸上倒映着一大一小两个忙碌的身影，不时低低传出诡秘而阴森的对话：

“……削尖，削尖……”

“……我看加个凹槽，血不脏笼子……”

“……这毒只毒死一只鸟，不要……”

“……空笼子引人怀疑……”

“……加只鸟……”

“……没这么大的鸟……”

“……会咕咕叫的那种，我看见过，很大的，一只眼睁一只眼闭……”

“……猫头鹰？”

“……是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天快亮的时候，地上摆着一只改良过的杀人笼，旁边横七竖八睡着凤知微和顾知晓。顾知晓扒着凤知微的腰带，将脸埋在她的腹部，一手还抓着只猴子，口水湿透了她的衣襟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顾南衣从顾知晓屋外的树上轻飘飘落地，无声推门进去，将笼子放得离那两个女人更远点，将猴子扔开，将被子给两人盖上，将一团布塞在顾知晓大张的嘴里——口水快把凤知微给淹没了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院子里人喊马嘶地准备出发，门唰的一声拉开，凤知微拎着笼子，满脸痛苦地出来，抖着湿透的衣襟，咕哝道：“哄孩子真的不是凤大妈适合干的活计。”

她出了门，转过月洞门，回自己屋子换了衣服，出来，晃了晃手中的笼子，对在院子里等候吩咐的阿四道：“昨儿是阿六负责守卫，今儿就轮你，路过大市镇，记得给买个猫头鹰来，这笼子既然是你帮忙做的，你拿着应该没事，小心些。”

阿四“啊”的一声张大嘴，“猫头鹰？”

凤知微已经不由分说地将笼子塞了过来，阿四打量着笼子，直着眼睛，喃喃道：“猫头鹰？”说着游魂般地晃了出去。

车队继续前行，凤知微吸取昨天的教训，并不令滚单通知前方官府。半下午的时候，车队经过离京一百多里的繁县，前方是一片荒林，凤知微为了安全，下令提前休息。阿四安顿了车队之后，记挂着凤知微交代下来的任务，便带人去市集购买猫头鹰，可是花鸟市场哪里会有这种传说中凶戾又不吉祥的怪鸟，都是些画眉百灵之类的。阿四逛了半天一无所获，满脸羞愧地来回报，凤知微随意听了，笑道：“都说你伶俐，怎么今日这么不懂变通？市镇上买不着，前方不是有荒林？去那儿捉一只就是了。”

“属下倒是有想着，”阿四笑道，“只是今日担负着护卫任务，不敢轻离您左右，还是让其他护卫去吧。”

“我看无妨。”凤知微笑道，“使节队伍两千护卫，又是太平年月，这繁县离帝京不远，素来安定，还能有什么乱子？你尽管去，迟了知晓又要哭闹。”

随即她又笑了笑，道：“就是听说那荒林闹鬼，可小心些，别给鬼拖了去，那我可就少个得力助手了。”

“属下倒从来不怕鬼，”阿四一笑，“人可比鬼可怕多了。”说着领了自己几个手下

匆匆离去。

凤知微负手廊下，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月洞门外，唇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忽然抬头对树上道：“南衣，这天气晚上很舒服，要不要出去散散步？”

树叶子动了动，一点胡桃屑落在她头上，凤知微浅浅一笑，眼眸里倒映着夕阳的光影，潺潺浮动，如横水流波。

繁县三里外有一片荒林，早年还有些人住在林子附近，后来有位小寡妇在林子里吊死，渐渐便出了闹鬼的传闻，四周的人都陆续搬走了，林子便荒废下来。

长久没有人来，林子里满地生着乱草爬着枯藤，月亮冷冷地从山背后升起来，照着那些纵横虬结的藤蔓，像一张张落满尘埃的网。

夜鸟哀哀地叫着，黑色的翅尖掠过残青月色下的浮云，散开几簇铁青的薄雾，凝在树梢上的枯叶底，如阴气浮游。

这真是鬼都不肯来的地方。

荒林尽头却出现两条人影。

“看山跑死马啊……”其中一人低低咕哝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从那些藤蔓的缝隙里找路，“这林子居然这么大……”

另一个人淡定地飘在藤蔓上，左顾右盼，姿态悠闲，越发对比出身边人的狼狈。

在藤蔓缝隙里不住跳来跳去躲那些神出鬼没虫子的那个，有点悻悻地白了身边人一眼，心想太过实在的人就是这样的——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帮助你一把。

正在腹诽，忽觉天旋地转。

唰地一下满地藤蔓冲到了天上，再逼到眼底，近到只要她眨眨眼睫毛，就能刷掉一只在藤蔓上爬的山蚂蚁。

随即才后知后觉地发觉，原来自己已经被轻松地夹在了某人的胳膊下。

不用说，某人终于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帮助一把了——就是方式不对。

被夹在某人腋下的那个，还没来得及表示抗议，那家伙似乎也突然发现这个方式对淑女不是那么妥当，唰地一下把她又换到了自己背上。

蹲在他背上的那个，觉得这位置也勉强可以了，本来不想这么偷懒，但地上那藤蔓太脏，积年的淤泥里还有腐烂的兽骨什么的，实在不愿意踩上去。

正想在某人背上好好偷懒，那个被她调教得心思越来越复杂、考虑越来越多的家伙，似乎觉得背上也不是那么好——他看不见她，不习惯。

于是唰地一下，他把背上那个又换了个位置——抱在胸前。

扎扎实实往胸前一放，胸靠着胸也罢了，还难得那么细心地，为了不让她的靴子落地，把她的脚蹬在自己的靴子上。

这下子凤某人愣住了。

这叫个什么姿势？

她被搂抱在某人胸前，紧紧相贴，脚踩着他的脚，被他揽腰带着前行，两个人连体婴似的，步步相趋，凤知微却更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连线的人偶，线在顾少爷手里。

她比顾少爷矮大半个头，踩在他的靴子上，正齐着他眼睛的位置，柔软的面纱紧紧贴着彼此的脸，凤知微睁大眼睛就可以看见面纱内少爷的脸。不知道哪里的瑰光射来，凤知微觉得自己又要晕眩了，赶紧偏转脸，一偏，擦着他高挺的鼻子，隔着面纱那么一揉，也能感觉到微凉的鼻尖玉般的细腻，凤知微这下连头也不敢偏了，生怕再那么一揉，就揉着了某人的唇。

干净青涩的青苕淡香扑面而来，冲淡这林中阴沉微腐的气息，凤知微僵硬着身子，挣扎了一下，挣不脱。她悲伤地叹口气，心知自己是永远不可能从少爷的魔爪中逃脱的，只好拍拍顾少爷的肩，干笑着打商量，“那个……麻烦放我下来，不需要这个样子。”

“我需要。”顾少爷不容置疑地答。

他确实需要——刚才他卡着她的腰，觉得手底下手感甚好，纤细柔韧而又弹性饱满。他觉得很像个什么东西，认真思索了半天，终于想起初青的柳条，这个发现让他难得有些兴奋。他很少因为某事生发出联想，自己觉得这是个新奇的感受，又觉得自己但凡能有联想，多半是因为那是凤知微，于是便有心想从凤知微身上寻找出更多美妙的东西来，比如她的身体，从他眼睛的角度看下去，肩细致柔和，腰流畅收束，长腿精致，像……像玉瓶；比如她的手指，搁在他的肩头，指节修长，手背雪白，像一朵玉簪花，指甲却是淡淡粉红，晶莹透亮，镶嵌在如玉的指尖，像……贝壳，宽大的衣袖从手腕落到时间，那一截手臂细腻丰润肌肤如雪，像……藕，时间靠近的地方，因为手臂抬起的姿势，有一处微微隆起，挺翘而饱满，像……像……像……

顾少爷专注的眼光，突然直了。

他心无旁骛地推敲了半天，才突然想起，自己拼命联想的这个部位，是个什么部位。

眼前唰地掠过两个多月前那次浴桶邂逅，从屋顶上恶狠狠栽下来的凤知微，也曾这么近地贴在自己面前。那时候因为湿了身，她的身体更鲜明，他记得那娇艳的梅花，在一地霜雪之中宛转无依，因风颤颤，似乎在做着采撷的邀请。他于是也就去采了，但是凤知微

好像不想给他碰，告诉他男女有别，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想通，比如那朵梅花顾知晓为什么没有，顾知晓明明也是女的，但是没想通也没多想，也便丢开了手。如今在这荒林之内，初夏夜风之中，四无人之时，再次这么近地和她贴面在一起，近到毫无缝隙地相携前行，不知怎的，便感觉到了身前躯体的温软，怀中女子的暗香，腰细得玲珑，握着便觉得虎口发热，而那一抹微微隆起，令他想起那夜水波之中惊心鲜亮的白与红，像一朵碧水之中未绽的莲花花苞，又或者是白雪之上腾腾燃起的一簇火。仅仅是看见，便浑身热了热，而前行中两人身体原本漫不经心的细微的碰撞，也突然令他细腻地感觉到了肌肤的柔软，由这柔软便想到那隆起的柔软，四肢百骸里，突然涌出暗暗的火苗，一路燥热地舔过来。

他面纱后的脸，因这燥热，破天荒地微微一红。

他的目光凝在了什么部位，敏感的凤知微自然能察觉，赶紧放下手一夹胳膊，掩了那微起的曲线，感觉到顾少爷有些失神，赶紧时间一撞。一撞之下顾少爷竟然真的松开了手，凤知微不顾地下稀脏赶紧跳下来，正想说几句场面话挽救这一霎的尴尬，却听顾少爷喃喃道：“……莲花。”

嗯？凤知微皱起眉头，深更半夜地他好端端地说这个做什么？莲花？莲花还没开呢！

突然又听见顾少爷一声叹息，凤知微先是没反应过来，下一瞬便瞪大了眼睛——叹息！顾少爷在叹息！

这个没有情绪，连生气都很难让人察觉的人，居然发出了平生第一声叹息。

有什么不对的发生了吗？

凤知微再才智超绝，也没可能想明白刚才那一霎顾少爷的心理活动，只感觉到顾少爷的情绪有那么点特殊，似乎有点迷惘有点不安有点萌动，还有点……不高兴。

不高兴？

随即她看见顾少爷并没有继续要背她抱她，任由她跳开，自己还后撤了一步。凤知微松了口气，觉得顾少爷不碰她了，绝对是好事，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弯身勾头斜过身子仔细观察了少爷一阵子，少爷静静站着，一动不动给她看，在冷月光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他终于有了心事。

原来……这就是女子。

果然是很美的东西。

很多年前，奶娘喜欢抱着他摇晃，眯着眼睛和他讲：“你娘啊……很美很美很美的女子哟，你以后，也要娶个很美很美的女子……”

他听着，听到睡着，很美的女子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娘？不记得。

啰唆！

但是那些铁马敲击寒窗的冷夜里，奶娘温暖的怀抱和关于美丽女子的描述，因为重复的次数太多，还是在他浮薄的记忆里留了下来，只是那留存也是旧衣箱里的干枯叶瓣，因为缺少思念的润泽，而轻飘飘的不能撩动他的心。

“美丽的女子”，于他是个无关的词语，女人对他的概念，就是洗澡和上茅厕不能在一起，而已。

后来到了凤知微身边，他知道她是女子，却并没有在意这个事实。他只是在乎凤知微，一开始是因为责任而在乎，后来是因为凤知微这个人而在乎，这种在乎是种什么样的情绪，他没想过，只觉得喜欢和她在一起，必须要时常看见她，不能接受她离去或有危险，如果要她死得先踏过自己的尸体。

她像是他的血肉或心脏，筋脉相连的存在，割裂不可忍受，失去便是崩毁。

他那样在意的，是凤知微。

然而突然今夜，他终于把女人和凤知微联系在了一起。

美丽，等于，女子。

凤知微，等于，美丽。

凤知微，等于，女子。

顾少爷心情好了起来。

凤知微是女的。

真好！

……

凤知微自然不明白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少爷隆重地开窍，理解了她是女人，并且十分强大地推出了女人三段论，这个女人三段论和她有关，影响很重要……可惜她却不知道。

她拉了拉少爷的衣袖，示意他前方有个山洞，少爷正在思索下一个重要问题，比如他今晚这个热辣辣的感觉，是因为凤知微是女人才有的呢，还是所有女人靠近了都会有呢？正在想着要不要找个别的女人试一试，想来想去认识的别的女人，除了韶宁就是华琼，但是这两个一个在帝京一个在闽南，似乎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少爷有点发愁，不行的话，路上试试？到西凉试试？

少爷一思考，问题就很严重，被打断了思路的少爷很不满地甩开凤知微的手，大步进了山洞，今天晚上特别无辜的凤知微看了看月亮，叹了口气也跟了进去。

夜雾凉凉地浮游着，远处猫头鹰咕咕了两三声。

林子里忽然有了动静，月影里浮现出几条人影，当先一人，背着个笼子。

“散开来，都散开来。”当先那人在指挥身后几人，“这林子里肯定有猫头鹰，多捉几只，选只最漂亮的带回去。”

“猫头鹰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？”有人咕哝着，各自散开。

散开的人踏着藤蔓，沉默着向几个方向走去，随即隐约有些细微的声响，荒林深处，有什么东西亮了亮，像是剑光。

当先背着笼子的那人，月光下一个转身，修长而矫健的身形，微微上挑的眼角像传说中的桃花眼，却又不似一般桃花眼有媚气，反倒带了三分邪气，转动间机灵敏锐，令人觉得这双眼睛十分好看，将那普通容颜都提亮了几分。

正是奉命来捉猫头鹰的阿四。

他将手下驱散开来各自去捉猫头鹰，自己在林子中随意转了转，似乎在等待什么，随即在他的侧前方传来猫头鹰的咕咕声。

他欢喜地轻轻一合手掌，蹑手蹑脚地过去，那里的一株树上，果然有一只花羽猫头鹰，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地看着他。

他嘿嘿笑了一声，轻烟般拔地而起，转眼便掠上了树，猫头鹰欲待挣扎，他的手却已经无声无息掐住了鸟脖子，树下簌簌落了一地杂色的羽毛。

他得意地笑了一下，正要跳下树，忽然看见树下有个人，正仰头看着他。

乳白色的面纱在那人脸上飘拂，眸光却依旧分明，不带杀气却又无所不在地笼罩住他。

他身边还有一个人，正负手看着那株树，又笑吟吟捡起几根鸟羽看了看，神情很轻松，姿态很平和，看那模样，就像是吃饱晚饭出来散步的。

阿四在树上僵了一僵。

但也只是极其短暂的刹那，短暂到不在他近侧根本发觉不了，随即阿四便坦然地笑了起来，打招呼道：“魏侯和顾大人好兴致，竟然逛到这里来了，我们正在捉猫头鹰呢，您看这只好不好？”说着便要把手中的猫头鹰举起来。

顾南衣平静地挥了挥手，阿四一个举起的动作没做完便被打断，随即凤知微笑吟道：“别，可别，千万别举，你一举，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阿四盘踞在树上，抓着那只鸟，看着树下两人，沉默半晌，突然笑了起来。

他一笑，那平平无奇的脸便灵动如水，一双桃花眼越发邪气勾人，月光下看着实有几分魅惑。他捧着那只鸟，蹲在树上，用一种谈家常的态度，和和气和气赞凤知微：“魏侯果然了得，难怪都说天下没有能瞒得了你的事，不过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请讲！”凤知微笑容可掬。

“你是因为那个笼子怀疑我的，我知道。”阿四慢条斯理地道，“但是你怎么就确定，我不是好心帮顾小姐做笼子呢？”

“知晓告诉我，”凤知微一笑，“你在她面前展示过一个奇巧的蚰蚰笼，可以用来杀蚰蚰，所以她才萌生了做个杀人笼的想法。知晓说你做那个笼子时，她老是瞌睡，没看见你是怎么做的，做好后你教了她哪些地方可以按动，却也没说按动会怎么样。知晓还说，笼子做好当晚，她要拿给她爹爹看，你拦了，说这是用来保护爹爹的，将来在危险的时候才能拿出来，可以给爹爹惊喜。知晓觉得这么好玩的东西不拿给别人看很没意思，你教她，可以等到了西凉，趁爹爹不在的时候，拿给魏侯看看，结果昨天知晓一心卖弄，随手便动了笼子——阿四，我姑且称你为阿四吧，如果这些还不能让我确定你的问题，我也枉为魏知了。”

“这孩子脑子真好。”阿四并不生气，耸了耸肩，“我和她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，故意想混乱她的记忆，她竟然把关键的东西都记得清楚。”

“这世上有种人最可恶。”凤知微淡淡道，“利用无辜幼童来害人，摧毁童真的信赖，猪狗不如。”

阿四还是在笑，几分轻蔑，几分睥睨，虽然青衣朴素，却偏偏气势尊贵，在树上居高临下地道：“魏知，我刚才还有点佩服欣赏你，现在我又瞧不起你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为达目的便当不择手段，哪管什么老人小孩这么婆婆妈妈的？真奇怪，你以前那些功业是怎么建的？不会是抱女人大腿得来的吧？哈哈。”

“我是怎么得来这般功业的，不劳费心。”凤知微也不动气，“你再瞧不起我，最起码现在你是欲待逃脱却被人围住的丧家之犬，我是守株待兔等你自投罗网的猎人。等你做了我的阶下囚，我会让你知道，魏知的功业，是怎么建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阿四轻笑，桃花眼一眯，依旧带了几分轻蔑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夜很可能是自以为瓮中捉鳖，其实却被人调虎离山？”

随着他的话声，远处使节队伍居住的驿站，突然冒出巨大的亮光。

亮光里，一直蹲在树上的阿四手一撒，手中“猫头鹰”尖声怪叫，羽翼一张，半边漆黑半边雪白的翅膀花纹诡异，森然如鬼脸，而四面寂静的林子里，瞬间响起无数尖锐穿透的呼啸风声！

第二十九章

寻欢

驿站那边光芒亮起，凤知微霍然回首，身后响起阿四的低笑，“昨儿那小丫头抢先动了笼子，我便知道我瞒不了你——魏知，就许你埋伏别人，不兴别人将计就计？”

随着他的说话声，林子四面风声大作，地面虬结的藤蔓突然翻起，藤蔓间射出无数冷光，劲风呼啸，扑面而来。

除了高踞树上的阿四，地面上已经被那劲风全部包围。

顾南衣突然一脚便踢断了阿四待着的树。

轰然一声那树倒下，那只怪鸟暴飞而起，阿四的身形在纷乱的树叶间一闪，鬼魅般向某个方向退去，那个方向正是他的退路方向，只有那里没有暗箭，给他留下了撤退的空隙。

阿四轻功极好，在自留下的缺口里泥鳅般一滑便过，谁知道刚滑出去，脚下便一空——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里竟然设了个陷阱！

阿四身子立即掉落，却不惊慌，半空里脚蹬在陷阱边缘霍然一个翻身，此时有几道黑影飞速驰来，当先一人伸手就去拉他。

阿四递出手正要去接，忽然看见自己的肩头上，一只手平平淡淡伸了出来。

黑暗的夜林里，身后漫天暗箭背景下，悬空陷阱上方，忽然看见自己肩头长出只手，很有点惊悚的意味。

那只手白净修长，后发先至，明明阿四先伸手，那只手却先握住了接应之人的手，轻轻巧巧一拉，便将那人拉下了陷阱。

阿四伸出的手顿时没了借力，身子往下直落，这人应变却极灵活，突然一脚蹬在被拽落的那人身上，将那人狠狠地蹬在陷阱壁上，那人口中鲜血狂喷中，他的脚已经隔着那人身体踩在井壁实地上，借势一纵，便要冲陷阱而出。

然而他身子刚刚露出陷阱一个肩膀，忽然看见一个人蹲在陷阱边，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水汽迷蒙的眼眸里，倒映着他有点狼狈的身形。

凤知微等在井口。

阿四面色一变，却仍然不慌，口中短促低吟一声，摩擦一般的古怪音调，凤知微一怔，忽然听见一阵振翅的声音。

一只双翅展开如鬼脸的怪鸟，从她的眸瞳里浮现，正恶狠狠自前方向她俯冲而下！

那只鸟在她瞳仁里越来越大，来势凶猛，凤知微眼底浮现出一丝讥诮，抬手一挥，那鸟便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，却并没有飞离，哀鸣一声，忽然翅膀一阵抖动，抖出许多短羽来，色泽发青，比它身上其余鸟羽小上一半，簌簌飘落如碎雨。

凤知微这回终于脸色一变，飞快缩手后退。人影一闪，阿四已经冲出陷阱，背对她在丈外立定，那只鸟扑扇着翅膀落上他的肩头，他在月下回身睥睨一笑。

月光正升在他头顶，那人立在冷凉的月色中，和肩头恶鸟一起傲然回望，一双桃花眼几分风情几分冷。凤知微突然觉得这人真正的身份，定然也是玉堂金马尊贵无伦。

身后人影一闪，顾南衣也已经出了陷阱。他拉下了阿四的帮手，原以为阿四定然坠落陷阱，不想阿四踩在人身冲出陷阱时，居然后腰腰带一振，射出一蓬细密如牛毛的毒针。顾南衣当时身在陷阱之下，躲避空间有限，他又记得凤知微要捉活口的嘱咐，不仅想自己避开，还想帮那个被踩得半死的人也避开，如此就耽搁了时辰，等在陷阱口的凤知微再被迫因毒羽让开，竟让阿四冲出了陷阱。

这一番敌对说起来复杂，其实不过免起鹤落一霎间，一霎间几人几番争斗，各自有各自的惊心动魄，而此刻月下那人睥睨回望，带笑的神情间几多傲然。

他的身后，不知何时已经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大批铁甲人影，将他拥卫在当中。

凤知微立于原地，轻轻鼓掌，“好。”

这一声“好”真心诚意，赞这人灵绝狠辣的应变，真真大将之风。

阿四莞尔，缓缓向铁甲人群里退去，在他那一群人不远处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包围圈，属于凤知微的护卫队伍，正静静等候着。

阿四眯着眼睛，看了看远处驿站的亮光——刚才得意中没来得及仔细看，如今才发觉，那亮光根本不是预想中的火光，不过是多点了几盏灯笼显得特别亮而已，他撇了撇嘴，忍不住露出一丝苦笑，半晌叹息道：“果然是算无遗策魏小侯。”

“过奖，过奖。”凤知微浅笑道。

“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”阿四打量了一下包围圈，并没有急着动手，在属下接应下上了马，笑道，“我的人没有你的多，但是你也应该知道，能够千里驱驰来这里接我的，必然都是以一当十的精英，你今天想要留下我，容易，但是你这两千护卫，只怕要折损大半，到时候你要如何向皇帝交代？他肯信你为了一个无名之辈便折损这许多精英？他会不会疑你别有心思，比如试图不再出使什么的？如果他因此存疑，不再拨护卫给你，你剩下的那些人，如何应付接下来的路途，还要去西凉那个敌国？你看，是不是一个不上算的活计？”

“阁下很精明，很会算账。”凤知微负手静静看着他，“可惜阁下还是过于高估你的实力了，你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谈判，因为仅仅是我身边这位，”她指指顾南衣，“便足够留下你，并不会导致我护卫伤损太多。”

阿四默然，在马上仰首，用马鞭轻轻敲着马鞍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半晌忽然道：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凤知微笑了起来。

她觉得这人很有趣。

敌对立场，虎视眈眈，各自恨不得吃了对方，他居然要和自己单独“借一步说话”。

随即她道：“好。”

阿四的眼神也亮了亮，把那鸟放下，翻身下马，他身边一个声音粗豪的蒙面汉子急声道：“主子，别——”

阿四一挥手，那人戛然而止。

凤知微悄悄附在顾南衣耳边，道：“你不用过去，看着就是，以你的武功，要想抢我回来，还怕抢不过那一群傻子？”

顾少爷认真地向对面看了看，觉得那群人确实看起来蛮傻的，万一有事抢回凤知微不是问题，点点头。

凤知微和阿四，各自向侧方行了十步，在众人的视线范围内，进了林子，隔树站立。

“这回重新谈交易。”阿四抄着手，闲闲看着凤知微，“你放我走，我给你好处，私人的。”

“哦？”凤知微挑高眉毛。

“我很欣赏你。”阿四的语气如帝王对臣下，并不盛气凌人，却能令人感觉到那份天生的掌控力，“你有没有可能为我所用？”

“为你所用如何？不为你所用又如何？”凤知微眼神一闪，并没有对这句狂妄的话加以嘲笑驳斥。

“你若能为我所用，今夜的事一笔勾销，日后我自有回报你处。”

“真是虚浮的大话。”凤知微淡淡道，“你搞清楚，今夜的事勾销不勾销，不是你决定的，是我说了算，再说你能有什么回报我的？我已是国家二等侯，一品大员，位极人臣，君王爱重，你还能给出更好的？”

阿四不说话，笑了笑，那笑容不是被讽刺的惭愧或恼怒，还是那种淡淡的睥睨和自信，似乎相信自己真的能给出更好的爵位封赐一般。

然而他最终没有说什么，只道：“现在这情势和你说这个，确实没什么意思，你也信不得我，既如此，咱们就来最直接的，你今夜放我一次，我应你三个请求。”

凤知微默然，阿四观察着她的神情，笑道：“做人不要这么迂腐，吃亏了，就应该索回加倍的赔偿，你真要拼命留我的命在这里，除了一具尸体和出一口恶气，于你有什么实际好处？我的承诺，才真正万金难换。”

凤知微笑笑，“阁下口气很大。”

阿四笑而不语。

凤知微这句却也不是疑问句，不过是个陈述句，随即她并没有考虑，决然道：“换了。”

阿四目中神采大现，下颌一扬，“世传魏侯狠辣决断，如今看来果然不虚，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。”

“好话当不得饭吃。”凤知微笑吟吟伸出手，“拿来吧。”

阿四怔了怔，随即苦笑道：“居然还要凭证？”伸手在怀里掏了掏，掏出三张已经盖上特殊铃记的纸卷，道，“这种承诺也没法给什么凭证，但是这个东西，你应该知道它的用处，将来你若有什么要求，只要不伤及我的性命和利益，你在这纸上写上要求，随便送往邻近哪家‘广记杂食店’，自然会有人将你的要求转报于我，并听你驱策。”

雪白的纸卷递过来，月光下纸卷末端鲜红的铃记画押触人眼目，凤知微眼眸在铃记上一扫而过，眼神一缩。

对面阿四傲然负手，笑道：“你看，你犯得着为了朝廷的事得罪我？还是和我交好比较妥当，不是吗？”

凤知微笑笑，将纸卷收起，道：“阁下身份尊贵，一言九鼎，今夜之事，得罪了。”